



第七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3 (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维克托·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0/10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8/150。



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维克托·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的报告

摘要

在本报告中，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维克托·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探讨了殖民主义和非殖民化如何影响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方面的有害道德观念的持续形成和延续，以及这些影响与人权的享受之间的关系。他分析认为，殖民主义是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的根源之一，并建议采取措施，通过扩大和改革联合国系统内和各会员国的政策，促进保护、可持续发展与和平，使所有个人、社区和民众受益。

一. 引言

1. 在本报告中，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维克托·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探讨了殖民主义和非殖民化进程如何影响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方面的有害道德观念的持续形成和延续。在独立专家的学术家园、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哈佛法学院人权方案，以及在印度金达尔全球法学院司法、法律和社会中心开展了案头研究。在 2023 年 4 月发出征稿呼吁后，共收到包括国家、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学术界在内 76 个利益攸关方提交的书面材料。此外，十多名专家参加了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人权中心于 2023 年 7 月 6 日举行的在线协商。

2. 在日常和政治语言中，对“殖民主义”一词的使用非常笼统。它指一个国家获得或维持对另一主权国家的完全或部分政治控制的过程，或指某些群体或实体被其他群体或实体征服，包括通过经济、文化或意识形态殖民主义被征服。人类历史的一个特点是权力和流动性的动态变化，例如某个民族人口向当地居民被征服、统治或灭绝的地区流动；出现融合与抵抗；以及帝国国家的构建或解构。

3. 对殖民主义的较狭义定义源自《联合国宪章》关于非自治领土的第七十三条以及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大会第 1514(XV)号决议(其中提到“托管领土及非自治领土或其他尚未达成独立之领土”)。联合国会员国定期公开声明，它们深信必须铲除殖民主义，并将其确定为本组织的优先事项之一(见大会第 77/149 号决议)。上述框架所划定的范围与独立专家收到的证据材料中述及的背景信息和殖民进程大致吻合。因此，上述两个参数为确定本专题报告的范围提供了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独立专家在本报告中仅描述了一小部分已知性和性别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世界上各种文化、法律和社会传统的形成过程。

4. 独立专家确定了国际人权法的法律体系，其中确认，性别作为一个术语，用于描述根据生物性征被赋予的含义分配角色、行为、表达形式、活动和属性的社会文化建构(见 A/HRC/47/27 和 A/76/152)。性别理论、酷儿理论、基于性别的方法和交叉性为处理与性被赋予的含义有关的多重权力不对称问题提供了框架。性别概念传统上被理解为仅指男女二元性别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不对称。然而，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受害者的自我认同可能超出这一轴线体系。这方面的例子包括 *kathoey* (泰国)、*bakla* (菲律宾)、*travestis* (阿根廷和巴西)、*fa'afafine* (萨摩亚)和 *leiti* (汤加)群体的亲身经历。这些性别认同和其他非二元认同所基于的对性别的理解可能超出了男女二元的范畴。

5. 同样，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及广泛用于指称这一群体的首字母缩略词 **LGBT** (任务负责人将它用作一种速记形式)，以及多元性别者、性别奇异者、疑性恋和无性恋等术语，均指社会、政治和法律身份，其含义因具体情况而异。然而，证据显示，**LGBT** 等分类无法充分反映土著人民生活经历中的

性取向和性别多样性，对他们来说，性多元“历来是常态，而不是例外”。¹ 独立专家意识到，存在无意中将缩略词和性别奇异模式全球化，使之成为优越和主导模式的风险；这一认识有助于他履行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的广泛任务。因此，独立专家不仅关注受基于这些理由的歧视和暴力影响的个人、社区和民众，还关注偏见或仇恨被工具化的过程。

6. 虽然殖民主义可能导致了大量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但宣称殖民主义是造成这种边缘化的唯一原因是错误的。同样，笼统地宣称前殖民或非殖民环境过去或现在都完全接受多样性也是错误的。虽然证据基础仍然不足，但已有的证据的确表明，尽管一些前殖民或非殖民环境对多样性有更高的接受度，但在其他一些前殖民或非殖民环境中，人们由于性取向或性别原因而遭到过暴力和残忍的对待；例如，中国在清朝时期制定了第一部有记录的禁止自愿同性活动的法律，对此类活动处以一个月监禁和一百下杖刑。²

7. 因此，就解构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这项任务而言，理解和消除殖民进程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为了解构的目的，必须考虑任务负责人开展的所有研究。

二. 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多样性

8. 从菲律宾土著社区中与女性和男性精神互动或兼具女性和男性精神的巴巴兰精神保护者³ 到尼日利亚的 *ogbanje* 人，⁴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多样性无处不在。在许多社会中，体现性别变异角色和身份的个人在仪式和咨询方面的作用受到珍视和尊重，例如某些加拿大土著部落中的“双灵人”、⁵ 欧洲的 *bonju*、⁶ 墨西哥的穆克斯、⁷ 印度和孟加拉国的

¹ Manuela L. Picq 和 Josi Tikuna, “Indigenous sexualities: resisting conquest and translation”,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9年8月20日)。可查阅 www.e-ir.info/2019/08/20/indigenous-sexualities-resisting-conquest-and-translation/。

² Bret Hinsch, *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 The Male Homosexual Tradi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³ 东盟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核心小组提交的材料，第 1 页。

⁴ Lawyers Alert 组织提交的材料，第 2 页。

⁵ 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协会提交的材料，第 4 页。另见 Janice Ristock 等人, “Impacts of colonization on Indigenous Two-Spirit/LGBTQ Canadians’ experiences of migration, mobility and relationship violence”, *Sexualities*, vol. 22 No.5–6 (2019), pp. 767-784。

⁶ 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协会提交的材料，第 4 页。另见 Ane Løvold, “The silence in Sápmi-and the queer Sami breaking it”, 硕士论文，挪威北极大学，2015 年。

⁷ 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协会提交的材料，第 4 页。另见 Alfredo Mirandé, “Hombres mujeres: an Indigenous third gender”, *Men and Masculinities*, vol. 19, No. 4 (October 2016), pp. 384-409。

海吉拉、⁸ 新西兰的 *takatāpu*⁹ 以及澳大利亚土著和托雷斯海峡群岛岛民中的跨性别姐妹(*sistergirls*)和跨性别兄弟(*brotherboys*)。¹⁰

9. 据了解, 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社区和民众有着丰富的、植根于传统仪式和习俗¹¹ 的性别多样性和性别多元化历史, 性别流动性反映在语言(例如马来语中的性别中性代词 *dia*)和传统民间传说中, 例如印度尼西亚群岛的 *srikandi* 民间传说, 它被认为是一个跨性别传说。¹² 印度尼西亚的布吉人承认双灵巫师(*bissu*)。¹³ 马来西亚前殖民时期的“西达-西达”(*sida-sida*)和帝制中国时期双性恋的汉朝统治者, 这些都从表面上体现了前殖民时期性别和性的流动性和多样性。¹⁴

10. 在印度次大陆, 海吉拉往往是“苏丹国和莫卧儿宫廷中的强势人物, 拥有在特定地区征收税款和关税的特权”。¹⁵ 巴基斯坦的 *Khwaja siras* 在莫卧儿时代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¹⁶ “*khwaja*”一词的意思是“保护者”或“尊贵者”。¹⁷ 伊斯兰文学中提及同性爱和对男性的情色评论,¹⁸ 《爱经》中描述了多种充满爱和信任的同性恋关系以及多种性/性别“类型”, 它们可以追溯到古代¹⁹ 伊斯兰教出现之前。²⁰

⁸ 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协会提交的材料, 第 4 页。另见 Adnan Hossain, “The paradox of recognition: hijra, third gender and sexual rights in Bangladesh.”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vol. 19, No. 12, (2017), pp. 1418-1431.

⁹ 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协会提交的材料, 第 4 页。另见 Ane Løvold, “The silence in Sápmi”.

¹⁰ 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协会提交的材料, 第 4 页。另见 Damien W. Riggs 和 Kate Toone, “Indigenous sistergirls’ experiences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Australian Social Work*, vol. 70, No. 2, (2017), pp. 229-240.

¹¹ 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性与性别多样性卓越中心提交的材料, 第 2 页。

¹² 同上, 第 3 页。

¹³ 东盟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核心小组提交的材料, 第 1 页。

¹⁴ 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协会亚洲分会提交的材料, 第 2 页。

¹⁵ Anjali Arondekar, *For The Record: On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Archive in Indi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90.

¹⁶ Swakshadip Sarkar 提交的材料, 第 2 页。

¹⁷ Sara Shroff, “The colonial choreography of queer value”, *Queer Asia*, 2017 年 12 月 2 日, 转引自 iProbono 提交的材料, 第 2 页。

¹⁸ Jocelyne Dakhli, “Homoeroticisms and historiographical backgrounds of the Islamic world”, *Annales.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vol. 62, No. 5 (2007), pp. 1097-1120.

¹⁹ Nicole Brown (2021). “From the Kama Sutra to now: the impact of colonial rule on South Asian queer culture”, *Manchester Historian*, 2021 年 5 月 6 日。可查阅 <http://manchesterhistorian.com/2021/from-the-kama-sutra-to-now-the-impact-of-colonial-rule-on-south-asian-queer-culture-by-nicole-brown/>。

²⁰ Alain Danielou, *The Complete Kama Sutra*, (Rochester, Park Street Press, 1994), 转引自 Bandhu 社会福利协会提交的材料, 第 1 页。

11. 证据有力地表明，在殖民化之前，非洲大陆的许多民族并没有二元性别观，也没有将解剖学与性别认同联系起来。²¹ 女权主义理论家曾撰文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前殖民社会中，性道德的性别和等级观念较少。²² 位于今天的尼日利亚的各个部落没有性别二元制，通常不会在出生时分配性别，而是要等到人生中的较晚些阶段才分配性别。²³ 在约鲁巴文化中，社会等级并不取决于性别，²⁴ 而是主要取决于年资。²⁵ 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奥罗莫人一生中会转换性别和角色，每次转换为期八年。²⁶ 在伊格博族中，*ogbanje* 人的性别不固定，交替扮演男性和女性角色。²⁷ 对 1898 至 1935 年间塞内加尔各族群的性和性别习俗的描述证明，从同性性行为到跨性别身份和异装，存在着很多种性行为和性别表达的流动性。²⁸ 在今天的加纳，达加巴人根据“一个人表现出的能量”而不是解剖学上的考虑来分配性别。²⁹ 根据人类学研究，肯尼亚多个部落有同性婚姻的历史，如梅鲁部落(男性之间的婚姻)、卡伦金部落(女性之间的婚姻)和南迪部落。³⁰ 许多作者注意到，在南非的前殖民社会中存在同性关系。³¹

12. 在关于加勒比社会的某些历史记载中，拥有在今天属于多元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人被描述为获得社会肯定的人士。³² 据称，印加帝国莫奇卡和奇穆文化中描绘同性亲密关系的艺术品表明这些族群的性和情感表达方式丰富多样。³³ 印加妇女可以有多个性伴侣，并参与社区决策。³⁴ 在今天位于哥伦比亚的土地上，同性

²¹ ReportOUT 组织提交的材料，第 9 页。

²² Nkolika Ijeoma Aniekwu, “Converging construction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sexuality and feminism in post-colonial Africa”, *Af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Revue Africaine de Sociologie*, vol. 10, No. 1 (2006), pp. 143-60, 145; 以及 Amy Bryant 提交的材料，第 2 页。

²³ Dzoë Ahmed 提交的材料，第 3 页；以及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协会提交的材料，第 6 页。

²⁴ Claire S. Westman 提交的材料，第 2 页。

²⁵ Oyèrónké Oyèwùmí, *The Invention of Women: Making an African Sense of Western Gender Discours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 14.

²⁶ Asmarom Legesse, *Gada: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frican Society*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1973), pp. 52-54.

²⁷ Lawyers Alert 组织提交的材料，第 2 页。

²⁸ 见 Babacar M'Baye, “The origins of Senegalese homophobia: discourses on homosexuals and transgender people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Senegal”,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56, No. 2 (2013 年 8 月), pp. 109-128。

²⁹ Dzoë Ahmad 提交的材料，第 3 页。

³⁰ ReportOUT 组织提交的材料，第 9 页。

³¹ Claire S. Westman 提交的材料，第 2 页。

³² Colours Caribbean 组织提交的材料，第 1 页。

³³ 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协会提交的材料，第 5 页。

³⁴ 同上。

吸引和跨性别认同一直是当地土著社区文化的一部分。³⁵ 独立专家收到的资料显示，在今天的智利，许多前殖民时期的性和性别概念与欧洲性-性别系统对常态的看法相左。³⁶

13. 吉尔吉斯族的许多民间艺术作品包含性别多元的人物；例如，被称为“Arman Ai”的吉尔吉斯民间故事主人公是一名跨性别男子，而史诗《Er Töshtük》和《Zhanyl Myrza》中的人物则具有流动的性别认同。³⁷ 吉尔吉斯斯坦的传统史诗《玛纳斯》讲述了 40 名士兵因同性亲密关系而团结在一起的故事。³⁸

14. 这些关于多样性的陈述也佐证了独立专家在精神信仰方面的调查结果。根据美洲、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土著学者的研究，不同的性别流动身份在其各自社区中具有精神意义；例如，夏威夷土著和塔希提社区中的“中性人”同时具有女性和男性特质，是草裙舞和吟唱等传统习俗的守护者。³⁹ 多元性别族群海吉拉和 *khawaja sira* 在印度前殖民时期的莫卧儿王朝中担任精神顾问、军事指挥官和王室成员的角色。⁴⁰ “双灵”或 *Berdache* 人是男性和女性灵魂的混合体，加拿大的一些土著社区认为他们可以进入独特的精神领域，担任治愈者、巫师和仪式领袖的角色。⁴¹ 宗教或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指出，性同化、刑事定罪和病理化进程对后殖民时期土著人民的传统地位和角色产生了深刻影响(A/77/514, 第 21 段)。

三. 殖民压迫的机制

15. 殖民压迫所涉及的战略包括通过宗教皈依、⁴² 对殖民地人民加强僵化的性别二元制⁴³ 以及将非常规性别和性取向定为犯罪⁴⁴ 来对殖民地人民实行严格控制。

³⁵ Colombia Diversa 组织提交的材料，第 2 页；以及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和奥斯特大学联合提交的材料，第 2 页。

³⁶ 智利政府提交的材料，第 1 页。

³⁷ Kyrgyz Indigo 提交的材料，第 2 页。

³⁸ 同上。

³⁹ Eleisha Lauria, “Gender fluidity in Hawaiian culture”, *The Gay & Lesbian Review* (2017 年 1 月-2 月)。可查阅 <https://glreview.org/article/gender-fluidity-in-hawaiian-culture/>。

⁴⁰ Sara Shroff, “Operationalizing the ‘new’ Pakistani transgender citizen: legal gendered grammars and trans frames of feeling”, in *Gender, Sexuality, Decolonization; South Asia in the World Perspective*, Ahonaa Roy, ed. (London, Routledge India, 2021), p. 265.

⁴¹ OCAM-D 为专题报告 A/HRC/53/37 提交的材料。另见 Jean E. Balestrery, “Intersecting discourses on race and sexuality: compounded colonization among LGBTIQ American Indian/Alaskan Nativ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vol. 59, No. 5 (2012), p. 645.

⁴² Wolfgang Gabbert,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of religious conversion in colonial South-west Tanzania, 1891-1939”, *Ethnology*, vol. 40, No. 4 (2001), pp. 291-308.

⁴³ María Lugones, “The coloniality of gender”, *Worlds & Knowledges Otherwise* (2008), p.7。可查阅 https://globalstudies.trinity.duke.edu/sites/globalstudies.trinity.duke.edu/files/file-attachments/v2d2_Lugones.pdf。

⁴⁴ 全球跨性别平等行动提交的材料，第 2 页。

在今天是加拿大的领土上，土著儿童曾与他们的社区分离，并在按性别划分的寄宿学校系统中遭受监禁，这是此类机制的一个典型例子。⁴⁵

16. 从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公司兴起开始，殖民占领也与资本主义密不可分。这些殖民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从殖民地攫取资源，为殖民者谋利，并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殖民地人民，以保持对殖民地的控制。

17. 殖民化涉及强制实行区别化、等级化和统治制度，有学者指出，尽管假定被殖民者是一个整体，但其实始终存在两类人，即走向现代化的精英和尚未现代化的农民。⁴⁶ 前者的兴起是殖民项目的一个特点，在一些国家，精英通过非殖民化进程维持权力地位，并在非殖民化完成后继续控制社会，以开采资源，促进商业利益，这成为了殖民项目的某种延续。在其他情况中，如在哥伦比亚，真相与和解机制注意到国家建设项目中使用了殖民时期的社会规范，其后果之一就是 LGBT 人士排除在了这一历史努力之外。⁴⁷

18. 殖民项目依赖于某些政治战略，包括“政治性的同性恋恐惧”，殖民者可通过多种方式利用这些战略来促进自身利益。在殖民地强制实行性别角色的时间也与全球北方出现“性恐慌”或“道德恐慌”的时间相吻合。在这一时期，国家机构和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政府、医疗机构和主流媒体，联合起来压迫那些不遵循主流和“正确”性实践的群体，给手淫打上“不健康做法”的标签，通过了涉及面广泛的反淫秽法，⁴⁸ 将女性的性工作等同于性病，由此导致所谓的《传染病法》通过，其中规定须对“疑似传染病携带者”的妇女进行强制检查。⁴⁹ 十九世纪西方国家的道德讨伐运动的重点是消除“恶习”，这导致了“性犯罪者”类别的产生，在这一类别中，未经同意的性侵犯与成人自愿同性亲密行为之间的区别被模糊化，因此“同性恋”男子被自动贴上了“性犯罪者”的标签。⁵⁰

⁴⁵ 同上。

⁴⁶ Dipesh Chakrabarty, “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 who speaks for ‘Indian’ pasts?”, *Representations*, No. 37, special issue entitled “Imperial Fantasies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Winter, 1992), pp. 1-26, p. 18.

⁴⁷ 澄清真相、共存和防止重陷冲突委员会，哥伦比亚，*Mi cuerpo es la verdad: experiencias de mujeres y personas LGBTIQ+en el conflicto armado* (Bogotá, 2022), p.296。可查阅 www.comisiondelaverdad.co/mi-cuerpo-es-la-verdad (西班牙文)。

⁴⁸ Gayle S. Rubin,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Carole S. Vance, ed.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p. 269.

⁴⁹ Jeffrey Weeks,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Meanings, Myths and Modern Sexual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5), p.49。可查阅 https://edisciplinas.usp.br/pluginfile.php/4241156/mod_resource/content/1/Weeks_sexuality_its_discontents.pdf。

⁵⁰ Gayle S. Rubin,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19. 殖民国家灌输的异性恋本位观点与对性别和性的种族主义描述密不可分，有人认为，给性别赋予种族特性使一些非洲社会彻底发生了变化。⁵¹ 独立专家收到的一份来文指出：“在殖民话语中，黑人的性存在被认为是猖獗和无法满足的，因此需要对黑人的性存在和黑人的身体进行管制。所谓黑人对白人少数统治的威胁，具体表现在黑人女性的性存在和生殖能力上，黑人人口过剩的假想威胁就来源于此”。⁵² 在针对土著人民、特别是土著妇女⁵³ 的同化目标中也发现了类似模式，土著妇女社会被认为是“未开化”或“怪异”的。⁵⁴ 事实上，在殖民环境中（而且往往在后殖民环境中也是如此），一个人能否有好的发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融入白人社会的父权制和异性恋习俗的能力。⁵⁵ 土著妇女作为“生命的给予者”和母亲以及母系社会中的一家之主，被视为对殖民议程的“象征性和实际威胁”。⁵⁶ 独立专家收到的材料还述及南非⁵⁷ 和巴西⁵⁸ 前殖民和后殖民社会中存在的制度化种族主义。在这两个国家，有色人种女同性恋者历来是被针对的对象，因为她们不符合以异性恋制度为基础的女性观。

20. 在被殖民的领土上，对性存在和性别的规范往往通过颁布法律进行，这些法律明确规范性行为和对性别认同的表达。所谓的性悖轨法将通常被称为“鸡奸”、“违反自然秩序的肉体关系”、“违反自然的罪行”或“邪恶罪行”等的行为定为非法行为，具体罪名视有关国家的司法管辖机构和殖民主义的特定模式而定。这类措辞的共同根源是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和教法，其中将非生殖性行为——特别是但不限于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视为是“可憎”、“可恶”的“恶习”。⁵⁹ “性悖轨” (sodomy) 一词从《创世纪》所载的所多玛与蛾摩拉的圣经故事中衍生出来，并于 11 世纪左右成为了基督教神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⁶⁰

⁵¹ Boris Bertolt, “Thinking otherwise: theorizing the colonial/modern gender system in Africa”, *Af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Revue Africaine de Sociologie*, vol. 22, No. 1 (2018), pp. 2-17, p. 6. 另见 Jillian Hernández, “Racialized sexuality: from colonial product to creative practice”,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2020 年 2 月 28 日)。

⁵² Claire S. Westman 提交的材料，第 3 页；以及 Arnold Ochieng Oginga 提交的材料，第 2 页。另见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Pantheon Books, 1978)。

⁵³ Eloise Decoste 提交的材料，第 2 页。

⁵⁴ Zharina Nikko Tomas Casil 提交的材料，第 6 页。

⁵⁵ “团结非洲后裔”组织提交的材料，第 4 页。

⁵⁶ D. Meme Lavell-Harvard 和 Jennifer Brant, “Introduction: forever loved”, in *Forever Loved: Exposing the Hidden Crisis of Missing and Murdered Indigenous Women and Girls in Canada*, D. Meme Lavell-Harvard 和 Jennifer Brant 编辑 (Bradford, Ontario, Demeter Press, 2016), p. 3, 转引自 Eloise Decoste 提交的材料，第 2 页；ROAD 提交的材料，第 4 页。

⁵⁷ Phoebe E. Sheppard 提交的材料，第 2 页。

⁵⁸ Brazilian Lesbian Articulation 组织提交的材料，第 2 和 3 段。

⁵⁹ Douglas E. Sanders, “377 and the unnatural afterlife of British colonialism in Asia”,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4, No. 1 (2009), pp. 2 and 3.

⁶⁰ Louis Crompton, *Homosexuality and Civiliz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Belknap Press, 2003), p. 175.

21. 其他殖民法律，如法国颁布的 1791 年《市政警察和狱警法》，引入了“公共场合有伤风化”⁶¹ 和“怂恿放荡”⁶² 等罪行，此外还颁布了“流浪法”。⁶³ 其中一些法律规定并不直接禁止或限制性或性别方面的不同行为，但这些规定的适用具有歧视性(如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殖民模式所体现的)，对穷人、性别和少数群体以及残疾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⁶⁴

22. 殖民国家还利用法律规范性别表达，以此实行二元性别规范。在中世纪的欧洲、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和殖民时期的北美，禁奢法律根据职业、阶级和性别规范公共着装。⁶⁵ 这些规定通过殖民体系的各种机制输出到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导致“异装”行为受到管制。例如，在苏丹，禁止“不雅”或“不道德”着装的法律被用来惩罚穿女装的男子、穿长裤的妇女和化妆的男子，即使是演员或模特的工作需要也不例外。⁶⁶

23. 除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之外，种族化和性别化的劳动分工⁶⁷ 以及与种族、移民身份、种姓、宗教或土著身份有关的其他因素在决定殖民资本主义和法治对 LGBT 人士权利的影响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由于殖民占领，关于同性关系的法律牢固地植根于刑事司法系统，该系统的基础是将“罪犯”实施的伤害和“受害者”所受的伤害个体化，从而忽视了更大的结构性因素。⁶⁸

24. 法律既是主要的执行手段，也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化体系的基础，其中包括警务、医疗、文学和教育，所有这些都为控制殖民地的性存在和性别服务，因为殖民地的性存在和性别被认为与欧洲的性道德相悖。⁶⁹

⁶¹ Michael D. Sibalis, “The regulation of male homosexuality in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France, 1789-1815” in *Homosexuality in Modern France*, Jeffrey Merrick 和 Bryant T. Ragan 编辑(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6.

⁶² 同上。

⁶³ 香港中文大学, “Vagrancy and vagrancy-type laws in colonial history and today” 可查阅 www.law.cuhk.edu.hk/app/wp-content/uploads/2022/10/Vagrancy-and-Vagrancy-Type-Laws-in-Colonial-History-and-Today.pdf。

⁶⁴ 大赦国际提交的材料, 第 7 页; 香港中文大学, “Vagrancy and vagrancy-type laws in colonial history and today”。

⁶⁵ 见 www.icj.org/sogi-casebook-introduction/chapter-seven-gender-expression-and-cross-dressing/#footnote-1; 以及 Matthew Gayle, “Female by operation of law: feminist jurisprudence and the legal imposition of sex” *William and Mary Journal of Women and the Law*, vol. 12, No 737 (2006 年春), pp.737-759, p.742。

⁶⁶ 英国广播公司新闻, “Cross-dressing men flogged in Sudan for being ‘womanly’”, 2010 年 8 月 4 日; 大赦国际, “Sudan: abolish the flogging of women”(2010 年, 伦敦); 英国广播公司新闻, “Sudan male models fined for make-up ‘indecent’”, 2010 年 12 月 8 日。

⁶⁷ Rosemary Hennessy, “Queer visibility in commodity culture”, *Cultural Critique*, No. 29 (Winter, 1994-1995), pp. 31-76, p. 69.

⁶⁸ Jacob Schuman, “Sentencing rules and standards: how we decide criminal punishment”, *Tennessee Law Review*, vol. 83 (2015), p. 1.

⁶⁹ 见 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fr01/012/2013/en/。

25. 在各殖民地之间，甚至在同一殖民国管理的殖民地之间，执法的严格程度有显著差异。所查阅的文献显示，执法方面的差异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殖民地的道德观念对社会结构有不同程度的渗透，以及为什么当地人在性和性别认同方面的多种传统习俗得以保存下来。

四. 殖民时期控制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不同模式

A. 以宗教叙事为主

26. 从 15 世纪末到 1850 年代，葡萄牙通过教会法和皇家法令将“*pecado nefando*”(可恶的罪)定为刑事犯罪。⁷⁰ 在第一部此类法令(1446 年至 1514 年有效的 Afonsine 法令)中，“性悖轨”被定义为“最肮脏、最冒犯上帝的罪过”，这一措辞在后续法律中被沿用。⁷¹ 1852 年的《葡萄牙刑法典》改变了这一立场，没有将“性悖轨”定为犯罪，但 1912 年的改革通过过于宽泛的“流氓罪”和“乞讨罪”以及“违反自然的恶习”概念，将同性关系定为犯罪。⁷²

27. 同样，西班牙遏制多种性行为，特别是男性之间的性行为，⁷³ 将“性悖轨”、“可恶的罪”和“违反自然罪”定为刑事犯罪。⁷⁴ 西班牙在殖民时期通过天主教会以暴力手段强加各种政策，导致与这些政策不一致的地方习俗和信仰遭到隔离和破坏；“罪”和“有罪”的话语被用来对付土著人民、非洲裔人、妇女和多元性别者，宗教教育人们如何才能使渴望得救的灵魂获得救赎。⁷⁵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法庭适用“性悖轨”法律的方式并不一致，有时仅适用于肛交，有时则包括非生殖性行为，如“兽交”和手淫。⁷⁶ 例如，位于新格拉纳达(今哥伦比亚

⁷⁰ António Fernando Cascais, “A homossexualidade nas malhas da lei no Portugal dos séculos XIX e XX”,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berian Studies*, vol. 29, No. 2 (2016), pp. 95–112, p. 95.

⁷¹ Bruno Rafael Silva Nogueira Barbosa 和 Robson Antão de Medeiros, “Dos povos nativos ao surgimento dos movimentos sociais: influências dos discursos jurídicos, religiosos e médicos para a construção do conceito de homossexualidade no Brasil”, *Revista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Brazi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5, No. 3 (2019), p. 274.

⁷² Gustavo Gomes da Costa Santos 和 Matthew Waites, “Comparative colonialisms for queer analysis: comparing British and Portuguese colonial legacies for same-sex sexualities and gender diversity in Africa-setting a transnational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9, No. 2 (2019), p. 304; 以及新里斯本大学法学院提交的材料，第 2 页。

⁷³ Emanuele Amodio, “El detestable pecado nefando: diversidad sexual y control inquisitorial en Venezuela durante el siglo XVIII”, *Nuevos Mundos, Mundos Nuevos*, (2012 年 7 月 11 日)。可查阅 <https://doi.org/10.4000/nuevomundo.63177> (西班牙文)。

⁷⁴ Martin Nesvig, “The complicated terrain of Latin American homosexuality”,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1, Nos. 3-4 (2001 年 8 月 1 日), pp. 689-729, p. 693, 脚注 11。可查阅 <https://www.umass.edu/legal/Benavides/Fall2005/397U/Readings%20Legal%20397U/12%20Martin%20Nesvig.pdf>。

⁷⁵ 美洲 LGBT 诉讼人网络提交的材料，第 3 和第 4 段。

⁷⁶ Lee M. Penyak 和 Zeb Tortorici, “Sins against nature in colonial Latin America”, in *Global Encyclopedia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LGBTQ) History*, Howard Chiang, ed. (Farmington Hills, Michiga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19)。

亚、厄瓜多尔、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卡塔赫纳宗教法庭起诉主要发生在非洲和土著奴隶中的“同性恋”行为，这些行为被打上“性悖轨”和“罪恶”的标签。⁷⁷ 这两个帝国对性悖轨行为的惩罚都很严厉，包括监禁、没收财产、酷刑，甚至火刑。⁷⁸

B. 以世俗叙事为主

28. 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历史上性别和性问题的分水岭，因为法兰西共和国建立在世俗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公共和私人领域严格分离的价值观基础上。⁷⁹ 因此，随着 1791 年新立法的通过，“性悖轨”不再是一种罪行，这项罪名不仅被视为宗教包袱，而且被视为国家对民众私生活的过度干涉。尽管如此，法律引入了措辞宽泛的“公共场合有伤风化”罪，根据这一罪名，同性关系被视为对公共秩序的威胁，⁸⁰ 在社会意义上仍然与卖淫、扰乱公共秩序和离经叛道混为一谈。⁸¹ 对性存在和性别的控制工作交由作为公共秩序守护者的警察负责。⁸²

29. 因此，一种控制性别和性存在的新理论出现了，它通过拿破仑的征服传遍欧洲，然后传到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例如，在塞内加尔，根据法国殖民者的说法，当地人被描述为道德教育水平较低的、堕落的人和罪犯。⁸³ 这类说法的长期存在是刻意为之，目的是为法国管理塞内加尔人和传播“文明使命”提供支持。⁸⁴ 在法属摩洛哥时期，新出台的法律还将非法性交和“淫荡或非自然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目的是使摩洛哥社会与法国殖民时期的基督教道德理想保持一致，并最终通过限制个人在性问题上的自主权来控制当地民众。⁸⁵

30. 殖民政权制定法律并不仅仅是为了控制当地民众。例如，虽然根据《荷属西印度群岛刑法典》第 292 条，⁸⁶ 成人同性关系并不直接被定为犯罪，但在 1930 年代，基督教党和反革命党抱怨在印度尼西亚的欧洲官员中发生同性关系的情况

⁷⁷ “多元哥伦比亚”组织提交的材料，第 3 和第 6 段。

⁷⁸ Emanuele Amodio, “El detestable pecado nefando”; 以及美洲 LGBT 诉讼人网络提交的材料，第 6 页。

⁷⁹ Scott Gunther, *The Elastic Closet: A History of Homosexuality in France, 1942-Pres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1.

⁸⁰ Michael D. Sibal, “The regulation of male homosexuality”, p. 86.

⁸¹ Andrew Israel Ross, “Sex in the archives: homosexuality, prostitution, and the Archives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de Paris”,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40, No. 2 (2017 年 4 月 1 日), pp. 267-290.

⁸² Elwin Hofman, “The end of sodomy: law, prosecution patterns, and the evanescent will to knowledge in Belgium,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1770-1830”,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54, No. 2 (2020 年冬), pp. 480-502, p. 488.

⁸³ Babacar M’Baye, “The origins of Senegalese homophobia”, pp. 116 and 117.

⁸⁴ Asmae Ourkiya 提交的材料，第 2 和第 3 段。

⁸⁵ 同上。

⁸⁶ Jonathan I. Israel, *Empires and Entrepots: The Dutch, the Spanish Monarchy and the Jews, 1585-1713*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90), pp. x-xii.

越来越多。⁸⁷ 1938 年 12 月至 1939 年 1 月，有 223 名欧洲人因同性关系被捕；⁸⁸ 171 人被判有罪、获刑并被解职，这些惩罚被称为“*grote schoonmaak*”(道德清洗)和“*reinigingsproces*”(净化过程)。⁸⁹

31. 在其他情况中，宣布同性亲密行为非法不符合殖民模式。例如，突尼斯在成为法国的被保护国之前，其法律中没有提到同性关系；然而，1913 年，在法国废除性悖轨法近一个世纪之后，突尼斯制定了《刑法》第 230 条，将性悖轨和“同性恋”行为定为刑事犯罪。⁹⁰ 该条的执行往往涉及强制性肛门检查，以取得一个人是“同性恋”的证据。第 230 条至今仍被警察用来实施拘留、胁迫人们“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以及进行侵入性的肛门检查，这种检查往往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进行，以“证明”当事人发生了同性关系(A/HRC/50/27/Add.1, 附件, 第 27 段)。

C. 混合叙事

32. 整个大英帝国将同性关系定为刑事犯罪的做法可追溯到 1534 年英国的鸡奸法，该法将“性悖轨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以打击天主教会中“所谓的性不道德行为”。⁹¹ 1825 年，英国政治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被指派为当时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地起草法律。⁹² 据称，这背后的原因是英国殖民政策制定者根据英国探险家的报告，形成了同性关系在整个殖民世界普遍存在的印象。⁹³ 在《印度刑法典》制定之后，英国国会议员 Henry du Pré Labouchère 对英国 1861 年《侵犯人身罪法》提出了一项修正案，以惩罚两名男子之间的“严重有伤风化”行为，这被认为包括男子之间自愿的非插入式性行为，即使是私下的行为也属于此列。⁹⁴

33. 《印度刑法典》反映了“反同性恋”法律在整个大英帝国的广泛采用，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的亚太和非洲，⁹⁵ 但它也在更广泛的地区产生了回响。1871 年，该法典的条款在海峡殖民地的一项法律中得到复制，海峡殖民地是一组英国领土，

⁸⁷ VOI, “Dutch use natives to eradicate homosexuals in the archipelago” 2021 年 4 月 14 日。可查阅 <https://voi.id/en/memori/44431>。

⁸⁸ 自由和平等权利组织提交的材料，第 1 页。

⁸⁹ VOI, “Dutch use natives to eradicate homosexuals”。

⁹⁰ Oumaima Derfoufi 提交的材料，第 1 页。

⁹¹ Douglas E. Sanders, “377 and the unnatural afterlife of British colonialism in Asia”。

⁹² Martin L. Friedland, “Codification in the Commonwealth: earlier efforts”, *Commonwealth Law Bulletin*, vol. 18, No. 3 (1992 年 7 月), p. 1172.

⁹³ 人权观察, *This Alien Legacy: The Origins of “Sodomy” Laws in British Colonialism* (2008 年 12 月, 纽约), 第 16 页。可参阅 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lgbt1208_webwcover.pdf。

⁹⁴ 同上, 第 20 页。

⁹⁵ 同上, 第 19 页。

包括今天的文莱达鲁萨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⁹⁶ 1886年，当时的英属缅甸也颁布了同样的条款，规定将“违反自然秩序的性交”定为犯罪。⁹⁷ 此后，乌干达和肯尼亚等非洲殖民地在1897年至1902年间通过了《印度刑法典》的变体版本。⁹⁸ 英国人还将“阉人”定为犯罪，“阉人”是对原本非常多元化的一个社会群体的错误和简化的同质化归类。⁹⁹ 基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子气概理念，1897年的《刑事部落法》将“阉人”定为犯罪。¹⁰⁰ 1899年，《苏丹刑法典》颁布，其中关于“非自然犯罪”的规定与其他殖民地不同。该法第318条规定，未经同意的“违反自然秩序的性交”将受到惩罚，而第319条仅规定对未经同意的“严重有伤风化”行为进行处罚。¹⁰¹

34. 除《印度刑法典》外，1901年生效的澳大利亚昆士兰殖民地刑法典是具有第二大影响力的刑法典。¹⁰² 根据该法典第208条，不仅与他人发生“肉体关系”或意图与他人发生“肉体关系”的人要受到惩罚，而且“允许”他人与自己发生“肉体关系”的人也要受到惩罚，这表明所涉各方都将被定罪。¹⁰³ 起草1904年《尼日利亚北部法典》的首席法官亨利·考珀·高兰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昆士兰刑法典》。1904年《尼日利亚北部法典》为1916年《尼日利亚联邦法典》奠定了基础，¹⁰⁴ 而《尼日利亚联邦法典》本身又成为肯尼亚、尼日利亚、尼亚萨兰（现马拉维）、坦噶尼喀（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乌干达（取代早先的《印度刑法典》）效仿的模板，后来又被斐济、冈比亚、新几内亚、¹⁰⁵ 北罗德西亚（现赞比

⁹⁶ Dominic Chan, “Oral sex: a case of criminality or morality?”, 新加坡《法律公报》, 2004年9月, 转引自人权观察, *This Alien Legacy*, 第21页。

⁹⁷ 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协会提交的材料, 第7页。

⁹⁸ James S. Read, “Criminal law in the Africa of today and tomorrow”, *Journal of African Law*, vol. 17, No. 1 (1963年春), pp. 5-17, 转引自人权观察, *This Alien Legacy*, 第21页。

⁹⁹ Dipika Jain, “Shifting subjects of State legibility: gender minorities and the law in India”, *Berkeley Journal of Gender, Law & Justice*, vol. 32, No. 1 (2017); Aniruddha Dutta, “Contradictory tendencies: the Supreme Court’s NALSA judgment on transgender recognition and rights”, *Journal of Indian Law and Society*, vol. 5 (2014年季风季), pp. 226-236; 以及 Gee Imaan Semmalar, “Unpacking solidarities of the oppressed: notes on trans struggles in India”,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vol. 42, No. 3/4 (2014年秋/冬), pp. 286-291。

¹⁰⁰ Walter Penrose, “Hidden in history: female homoeroticism and women of a ‘third nature’ in the South Asian pas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0, No. 1 (2001年1月), pp.3-39。

¹⁰¹ Alan Gledhill, *The Penal Codes of Northern Nigeria and the Sudan* (London, Sweet & Maxwell; Lagos, African Universities Press, 1963), p. 443, 转引自人权观察, *This Alien Legacy*, 第22页。

¹⁰² Martin L. Friedland, “Codification in the Commonwealth: earlier efforts”, p. 1177, 转引自人权观察, *This Alien Legacy*, 第22页。

¹⁰³ 人权观察, *This Alien Legacy*。

¹⁰⁴ H. F. Morris, “How Nigeria got its Criminal Code”, *Journal of African Law*, vol. 14, No. 3 (Autumn, 1970), pp. 137-54, 转引自人权观察, *This Alien Legacy*, 第23页。

¹⁰⁵ Benjamin Hegarty 等人提交的材料, 第1页。

亚)、塞舌尔、所罗门群岛和桑给巴尔效仿。¹⁰⁶ 《昆士兰刑法典》还被英国驻塞浦路斯殖民办公室使用，并被用于影响巴勒斯坦的殖民法律。¹⁰⁷

35. 在尼日利亚，1916年《尼日利亚刑法典》中的流浪法是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引入的，它被描述为“殖民遗产的一部分……用于将不受欢迎的群体清除出公共空间”。¹⁰⁸ 1929年，塞浦路斯采纳了英国1885年《刑法修正案》，将“男性同性恋”定为犯罪。¹⁰⁹ 近在1969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英国殖民政府通过1969年《移民法》限制LGBT人士移民，其中“同性恋者”和“靠同性恋者的收入生活的人”被确定为禁止入境的类别，除非获得国家安部长签发的豁免证书。¹¹⁰ 这些法律被称为“社会控制工具”，它们维护主流性别规范，并通过对被执法部门定性为“离经叛道”的人实施法律认可的骚扰和逮捕，强化歧视性的等级制度。¹¹¹

五. 殖民主义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影响

36. 在《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的几十年里，社会、文化和宗教发展影响了对关于性别和性的殖民法律和政策的解释、修订和修正。这一进程的轨迹在不同国家有很大不同，一些国家在根据国际人权标准、特别是通过非犯罪化解构原有框架方面取得了进展，另一些国家将保护人们免受基于性取向和(或)性别认同的歧视的条款载入了宪法，因此走在人权保护的前沿。

37. 在某些情况中，即使在独立之后，与殖民有关的各种动态因素似乎仍对法律和政策改革进程产生重大影响。¹¹² 例如，巴西在1830年《帝国刑法典》中采用与葡萄牙类似的做法，引入了“有伤风化”罪以及“流浪”罪和“有伤风化的暴露”罪。警察部队利用这些法律规定“‘清洗’城市中的娘娘腔或‘不正派’的男子和过于显眼的跨性别女性”。¹¹³ 喀麦隆和塞内加尔这两个前法国殖民地在1960年获得独立后都将同性关系定为刑事犯罪，¹¹⁴ 学者们将这类法律改革描述

¹⁰⁶ 见 <https://legalheritage.sclqld.org.au/griffith-the-code-maker>。

¹⁰⁷ 同上。

¹⁰⁸ 迈阿密大学法学院，“Clinic addresses gender impacts of vagrancy laws before African Court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2019年11月9日。可查阅 <https://news.miami.edu/law/stories/2019/09/clinic-addresses-gender-impacts-of-vagrancy-laws-before-african-court-on-human-and-peoples-rights.html>。

¹⁰⁹ 人权平台和塞浦路斯酷儿协会提交的材料，第1和第2段。

¹¹⁰ Madison Ali 提交的材料，第4页。

¹¹¹ 迈阿密大学法学院，“Clinic addresses gender impacts of vagrancy laws”。

¹¹²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提交的材料，第7页。

¹¹³ James N. Green, “Homossexualidades e a história: recuperando e entendendo o passado”, *Revista Gênero*, vol. 12, No. 2 (2012), p. 68.

¹¹⁴ 人权观察，This Alien Legacy, p. 7。

为“当地政治家将殖民统治者遗留下来的刑法‘本土化’的努力”。¹¹⁵ 在喀麦隆，这类改革可被解释为源于“根深蒂固的非洲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将异性恋关系放在优先位置，将其作为殖民化后“泛非救赎使命”的一部分，以“找回失去的非洲自我”。¹¹⁶

38. 殖民时期的定罪趋势也影响了未被殖民的国家的政策。例如，19 世纪的日本和泰国修订法律，努力模仿西方制度，以此作为现代化的标志。这些努力包括通过禁止同性关系的法律，日本于 1873 年在《明治法典》中将同性关系定为犯罪，泰国(当时称为暹罗)1908 年《刑法典》则直接借用《印度刑法典》第 377 条，禁止“违背人性”的行为。¹¹⁷

39. 在世界各地的英国殖民地都可以看到禁止异装的禁奢法律的影响，这类法律与其他压迫 LGBT 人士的法律共同发挥作用，其目的是控制多元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例如，马来联邦于 1936 年引入了禁止同性关系的刑事条款，这体现在《刑法典》第 377 条中。¹¹⁸ 马来西亚政府利用这些规定并结合伊斯兰教法，对“异装”行为予以禁止。¹¹⁹

A. 继续违反国际人权法和标准进行刑事定罪

40. 任务负责人找到的证据表明，将成年人之间自愿的同性亲密行为以及性别多样性和表达定为刑事犯罪违反了各国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包括保护自决、尊严、隐私、平等和表达自由以及保障不歧视的义务。将同性关系定为刑事犯罪会助长污名化，使偏见合法化，并使个人遭受家庭和机构暴力，最终导致侵犯人权行为，如仇恨犯罪、死亡威胁、酷刑、使用死刑和法外处决。¹²⁰

¹¹⁵ David J. Frank、Steven Boutcher 和 Bayliss Camp, “The reform of sodomy laws from a world society perspective”, in *Queer Mobilizations: LGBT Activists Confront the Law*, Scott Bailey、Mary Bernstein 和 Anna-Maria Marshall 编辑 (New York, NYU Press, 2009), p. 130.

¹¹⁶ Basile Ndjio, “Post-colonial histories of sexuality: the political invention of a libidinal African straight”, *Afr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vol. 82, No. 4 (2012 年 11 月), pp. 609-631, p. 626.

¹¹⁷ Douglas E. Sanders, “377 and the unnatural afterlife of British colonialism in Asia”, p. 14.

¹¹⁸ 大赦国际, “Malaysia: end discrimination and backlash against LGBTI people”, 2018 年 7 月 11 日。可查阅 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sa28/8770/2018/en/; 以及“人类尊严”信托基金会, “马来西亚”。可查阅 www.humandignitytrust.org/country-profile/malaysia/(2023 年 5 月 31 日访问)。

¹¹⁹ 大赦国际, “Malaysia: end discrimination and backlash against LGBTI people”。

¹²⁰ A/HRC/38/43, 第 20、52-57 和 90 段。

41. 最近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与其他前殖民地或一般国家相比，前英国殖民地更有可能保留将同性关系定为犯罪的法律。¹²¹ 例如，孟加拉国、文莱达鲁萨兰国、冈比亚、加纳、牙买加、肯尼亚、马拉维、¹²² 马来西亚、缅甸、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南苏丹、斯里兰卡、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仍然保留着殖民时期颁布的反性悖轨法。¹²³ 此外，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圭亚那、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等国的刑法仍然保留着殖民时代的“鸡奸”和“有伤风化”条款。¹²⁴

42. 独立专家呼吁废除所有此类规定，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根据国际人权法所承担责任的一部分。在撰写本报告时，仍有 67 个国家将同性自愿行为(通常明确提及男子之间的性亲密行为)定为刑事犯罪；¹²⁵ 41 个国家将妇女之间的性亲密行为定为刑事犯罪；¹²⁶ 20 个国家通过禁止“异装”、“假扮”和穿着“伪装服饰”的法律，明确将跨性别者的性别表达定为刑事犯罪并对跨性别者进行迫害。¹²⁷ 毫无疑问，这些国家违反了国际人权法。

43. 任务负责人还提供证据证明了继续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定为刑事犯罪的有害影响。最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10 个国家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将同性亲密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的国家，男同性恋者和男男性行为者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率是没有此类法律的国家五倍。在最近对同性亲密行为提出起诉的国家，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率几乎是没有任何此类法律的国家 12 倍。¹²⁸ 即使在事实上暂停实施的情况下，也能感受到刑事定罪的影响，因为执法部门将法律用作迫害、勒索和骚扰 LGBT 群体成员的工具。因此，维持此类法律使 LGBT 群体始终处于一种隐性的危急环境中，并对他们获得货物和服务、就业、教育和保健的机会产生严重影响。

¹²¹ Enze Han 和 Joseph O'Mahoney, "British colonialism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homosexualit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7, No. 2 (2014 年 4 月 3 日), pp. 268-88.

¹²² Adrian Jjuuko 和 Monica Tabengwa, "Expanded criminalisation of consensual same-sex relations in Africa: contextualis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nvisioning Global LGBT Human Rights: (Neo)colonialism, Neoliberalism, Resistance and Hope*, Nancy Nicol 等人编辑(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2018), paras. 72 ff., 转引自拜罗伊特大学提交的材料，第 2 页。

¹²³ 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协会, "Legal frameworks: criminalisation of consensual same-sex sexual acts", 数据库。可查阅 <https://database.ilga.org/criminalisation-consensual-same-sex-sexual-acts>。关于缅甸，见东盟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核心小组提交的材料，第 2 页。

¹²⁴ 人权观察提交的材料，第 1 页。

¹²⁵ 见 <https://lawsandpolicies.unaids.org/summarytables?lan=en>。

¹²⁶ “人类尊严”信托基金会, "Breaking the silence: criminalisation of lesbians and bisexual women and its impacts", 2016 年 5 月。可查阅 www.humandignitytrust.org/wp-content/uploads/resources/Breaking-the-Silence-Criminalisation-of-LB-Women-and-its-Impacts-FINAL.pdf。

¹²⁷ “人类尊严”信托基金会, "Map of countries that criminalise LGBT People" (2023 年 7 月 10 日访问); 以及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提交的材料，第 1 页。

¹²⁸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提交的材料，第 2 页。

44. 目前歧视或迫害 LGBT 人士的法律框架源自殖民时期的立法和社会道德观念。然而，就由于法律改革蓄意或疏忽(或更糟糕的是把适用标准定得更低的改革)导致的持续定罪而言，责任在于获得自治地位、包括通过大会第 1541(XV)号决议所载原则六所述方法获得自治地位的国家。

45. 在现代，政客们一再为惩罚多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殖民主义残余辩护。2015 年，时任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批评西方国家在 LGBT 人士的人权问题上施压，认为这“有悖于我们的价值观、规范、传统和信仰”；¹²⁹ 2010 年，时任牙买加总理布鲁斯·戈尔丁表示，承认同性恋者的权利会破坏“社会的基本结构”；¹³⁰ 2023 年，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试图高调反对西方国家，¹³¹ 称西方国家应停止说教，他同时签署了一项法案，规定对 LGBT 人士实施国家支持的迫害和任意杀戮。¹³² 一份来文指出，“反性别行为体使用非殖民化语言，最终强化了殖民时代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种族等级制度与包含性别二元制、性别等级制度和小家庭模式的顺性别和异性恋本位结构交织在一起”。¹³³

46. 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谈到了利用反殖民主义话语为排斥某些群体享有人权辩护的问题。特别报告员在题为“普遍性、文化多样性和文化权利”的报告(A/73/227)中指出，反权利行为体“在人权辩论中利用‘文化’比喻文化相对主义”(同上，第 51 段)。然而，那些为终结殖民主义而奋斗的人“一直在争取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自由；争取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权利；争取被视为人类平等享有的权利，且有权享有平等权利，而不是本质上不同的权利，或有权享有不同权利”(同上，第 49 段)。此外，通过歪曲殖民历史“为当代侵犯人权行为辩解”，不仅侮辱了为反对殖民主义而奋斗的人们的记忆，也破坏了他们的成就(同上)。

47. 今天，一些国家仍保留殖民机构的残余，如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七个加勒比国家、三个其他联合国会员国和一系列海外领土的最终上诉法院。¹³⁴ 该司法委员会被描述为“掌握有效帝国权力的英国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它奉行的精神体现在最近 2022 年的一项裁决中，该裁决通过对“一般保留条款”的保守解释，防止对殖民地法律的宪法挑战，从而限制特立尼达和多巴

¹²⁹ Rose Troup Buchanan, “Robert Mugabe tells UN General Assembly: ‘We are not gays!’”, 《独立报》, 2015 年 9 月 29 日。可查阅 www.independent.co.uk/news/people/robert-mugabe-tells-un-general-assembly-we-are-not-gays-a6671316.html。

¹³⁰ Big Think, “Is Jamaica homophobic?”, 视频。可查阅 <https://bigthink.com/videos/is-jamaica-homophobic/>。

¹³¹ 所有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者全球宗教间网络提交的材料，第 3 页。

¹³² 公民社会, “Commonwealth Africa: LGBTQI+ rights under attack-anti-rights reaction in Ghana, Kenya and Uganda seeks to erase LGBTQI+ people”, CIVICUS Lens, 2023 年 4 月 19 日。可查阅 <https://lens.civicus.org/commonwealth-africa-lgbtqi-rights-under-attack/>。

¹³³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提交的材料，第 1 页。

¹³⁴ 见 www.jcpc.uk/about/role-of-the-jcpc.html#crow_n_dependencies。

哥's LGBT 人士享有权利。¹³⁵ 加勒比法院宣布, 类似的保留条款是对自由的“不可接受的削弱”, 会“永久”剥夺人们的基本权利。¹³⁶ 美洲人权法院认为, 类似的条款实际上剥夺了公民针对侵犯人权(包括侵犯生命权)行为寻求司法保护的權利, 因此是国家未能履行《美洲人权公约》第 2 条所规定义务的根源所在。¹³⁷

B. 使立法与国际人权法和标准相一致

48. 在整个二十世纪, 同性亲密行为的非犯罪化一直是全球趋势, 但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中。1957 年所谓的沃尔芬登报告¹³⁸ 发表后, 到 1967 年, 自愿的“同性恋行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已不再是犯罪。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马里和尼日尔等一些非洲国家从法国独立, 并通过了不将同性关系定为犯罪的刑法。平均而言, 与未被殖民或殖民模式不同的国家相比, 前英国殖民地同性关系非犯罪化的时间要晚得多。香港于 1991 年废除了性悖轨法, 印度于 2018 年废除了性悖轨条款。从 2010 年代开始, 博茨瓦纳、斐济、莱索托、塞舌尔和新加坡等前殖民地成功地将同性关系非犯罪化; 在加勒比, 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伯利兹、圣基茨和尼维斯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 2016 年至 2022 年期间将同性亲密关系非犯罪化。在这一进程中, 成功的关键是民间社会的长期战略思维, 以及法院和立法机构在实现法律框架的非殖民化和将人权作为民主基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49. 种族隔离结束后的南非是第一个在其《宪法》中明确禁止基于性别和性取向的歧视的国家,¹³⁹ 南非最高法院将该《宪法》描述为“‘具有变革性’……确保通过实现基本的社会经济权利, 使因匮乏的社会和经济环境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更有能力享受有尊严、自由和平等的生活, 这是我们宪政民主的核心”。¹⁴⁰

50. 在斐济, 继 2005 年在 *Nadan 和 McCoskar* 诉斐济一案中作出废除性悖轨法, 使其仅适用于未经同意性行为的里程碑式裁决后,¹⁴¹ 2009 年《犯罪法令》于 2010 年生效, 它作为一部反歧视法, 正式将私人场所自愿发生的同性性行为

¹³⁵ 2022 年的其他裁决还涉及海外领土百慕大及开曼群岛。Colours Caribbean 组织提交的材料, 附件一, 第 4 页。

¹³⁶ 见 <https://caribbeanddeathpenaltyresearch.files.wordpress.com/2018/07/full-judgment-2018-ccj-19-aj.pdf>, 第 58 和 59 段。

¹³⁷ 见 www.corteidh.or.cr/docs/casos/articulos/seriec_169_ing.pdf, 第 79 和 80 段。

¹³⁸ 见 www.bl.uk/collection-items/wolfenden-report-conclusion。

¹³⁹ 南非政府提交的材料, 第 3 页。

¹⁴⁰ 南非宪法法院, 道路事故基金等诉 *Medyide*, 案件编号 CCT10/10, 判决书, 2010 年 9 月 30 日, 第 125 段。

¹⁴¹ 位于苏瓦的斐济高等法院, *Nadan 和 McCoskar* 诉斐济, 案件编号 HAA0085 和 86.2005, 判决书, 2005 年 8 月 26 日。

非犯罪化。¹⁴² 2015 年，斐济通过《宪法》进一步扩大了非歧视保护，从而禁止基于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歧视。¹⁴³

六. 赔偿和补救方面的做法

51. 国际法和国际人权法领域出现了关于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殖民主义和奴隶制进行赔偿的合法性和可行性的辩论。从法律分析的角度来看，提供赔偿的责任是一国违反其国际义务的后果，具有向后和向前两个维度，即停止和不重复。¹⁴⁴

52. 加勒比地区一直是殖民后赔偿性司法的积极倡导者之一。2013 年，加勒比各国政府首脑设立了加共体赔偿委员会，其任务是为所有前殖民国家政府支付赔偿确立道德、伦理和法律理由。¹⁴⁵ 然而，由此产生的政治声明甚至没有提及受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影响的人，在这个令人遗憾的例子中，受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立法影响最严重的一些社区再次遭受不公正待遇。

53. 各国必须根据大会第 60/147 号决议通过的《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停止继续侵犯人权的行为，例如同性亲密关系或性别认同的刑罪化立法所造成的侵犯人权行为。独立专家赞扬所有已经这样做的国家，并回顾印度最高法院在 *Navtej Singh Johar* 诉印度联邦一案中的非凡论述，¹⁴⁶ 该法院通过该案令人瞩目地实现了同性亲密关系在印度的非犯罪化：

158 年前，殖民地立法机关将同性成年人——即使他们两厢情愿——在爱中寻找满足的行为定为犯罪。这项法律剥夺了他们作为人按照天性生活、爱和结伴的简单权利……在这项法律制定 87 年后，印度摆脱了过去的殖民统治，获得了解放。我们为自己制定了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但在此后近 68 年的时间里，麦考利的遗产——《刑法典》第 377 条规定的罪行——依然存在。男女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双性恋者在印度独立七十年后仍被剥夺真正平等的公民权。¹⁴⁷

.....

¹⁴² 见 www.humandignitytrust.org/lgbt-the-law/a-history-of-criminalisation/。

¹⁴³ 同上。

¹⁴⁴ 见 https://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draft_articles/9_6_2001.pdf。

¹⁴⁵ “公开行动国际“加勒比方案提交的材料，第 6 页；加共体赔偿委员会，“About us”。可查阅 <https://caricomreparations.org/about-us/> (2023 年 5 月 24 日访问)。

¹⁴⁶ 印度最高法院，*Navtej Singh Johar* 诉印度联邦，2016 年第 76 号(刑事)令状申诉，判决书，2018 年 9 月 6 日。

¹⁴⁷ 同上，第 267 和 268 段。

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不能由于压迫性的殖民时期立法，而被迫生活在阴影之中。¹⁴⁸

54. 公开道歉是赔偿中“满足”要素的一部分，旨在促进确立真相。例如，2018年4月17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对在整个英联邦推行歧视性立法的事实以及由此造成“歧视、暴力甚至迫害致死的遗留问题持续至今”深表歉意。¹⁴⁹ 独立专家高度评价了这一声明，指出它既承认事实，又接受了责任(A/HRC/38/43, 第76段)；他相信，在消除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的过程中，这一声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大法官之一 Indu Malhotra 在 *Navtej Singh Johar* 案中提到该道歉声明就证明了这一点。¹⁵⁰

55. 哥伦比亚澄清真相、共存和防止重陷冲突委员会是良好做法的一个范例。该委员会2022年报告非常重视对殖民历史的分析，用大量篇幅并从武装冲突期间LGBT人士不成比例地遭受暴力和歧视的角度分析了殖民历史的后果，并建议(作为一系列广泛的赔偿措施的一部分)国家官员采取行动，承认LGBT人士遭受的历史暴力。¹⁵¹ 如果有真诚的政治意愿，在各地都可以开展类似的工作。对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利坚合众国开展的和解活动的研究表明，最有效的非殖民化活动有以下特点：“源于土著人领导的草根运动，跨越不同文化，且带有一定风险”，因为这些活动充分承认历史暴行。¹⁵²

56.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关于土著妇女和女童权利的第39号一般性建议(2022年)中指出，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土著妇女和女童因其身份，包括因殖民主义遗留问题，经常面临交叉形式歧视。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在其题为“当务之急：系统性种族主义与2021年的机遇”的报告(A/76/302, 第93段)中也建议，作为思考赔偿问题的起点，应回顾有关奴隶贩卖、奴役和殖民化的档案，以确定殖民主义、系统性种族主义和非洲人后裔面临的一些挑战(如更容易受到贫困、经济不平等和环境危害的影响)之间的联系。一份来文指出，“赔偿性正义的主要侧重点是作为殖民主义的持久遗产存在于前殖民地国家的种族不平等”。¹⁵³

¹⁴⁸ 同上，第337段。

¹⁴⁹ Pippa Crerar, “Theresa May says she deeply regrets Britain’s legacy of anti-gay laws”, 《卫报》, 2018年4月17日。可查阅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apr/17/theresa-may-deeply-regrets-britain-legacy-anti-gay-laws-commonwealth-nations-urged-overhaul-legislation。

¹⁵⁰ *Navtej Singh Johar* 诉印度联邦，第452段。

¹⁵¹ 见 <http://comisiondelaverdad.co/mujeres-y-personas-lgbtq> (西班牙文)。

¹⁵² Alexandra Roginski,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Re)conciliation: frontier Violence, Affective Performances and Imaginative Refoundings’ by Penelope Edmonds” (书评), *Aboriginal History Journal*, vol. 41 (2017), p.180。可查阅 <https://press-files.anu.edu.au/downloads/press/n4117/pdf/book.pdf#page=201>。

¹⁵³ 比勒陀利亚大学提交的材料，第7页。

57. 一些提交的材料呼吁深入研究和反思妨碍司法审查的刑事定罪法律和现行宪法框架(如加勒比地区的此类法律和框架)所导致的国际责任,¹⁵⁴ 包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章建立的框架所导致的相关方面。独立专家鼓励进行这种探讨,同时指出必须立即采取一些行动;根据国际人权法,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将同性亲密关系或性别多样性定为刑事犯罪。

58. 2023年5月,独立专家在与其他60个联合国反种族主义机制以及全球和区域人权专家共同发布的一项呼吁中概列了其他行动,呼吁各国采取交叉和非二元的公共政策方法,解决LGBT人士的需求,并让LGBT人士参与制定影响他们的政策,包括在数据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收集分类数据,以考虑到他们的自报种族、族裔和社会地位;更广泛、更真实地了解种族主义和仇视LGBT现象是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审查LGBT人士和多元性别者在获得商品、设施和服务方面的种族和族裔差异;了解殖民主义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国家建设和LGBT人士所受排斥产生的影响和遗留问题。¹⁵⁵

59. 独立专家收到的一些材料指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内确定关键人群面临的挑战,可能是解决对性和性别少数群体歧视问题的一种技术性和非政治化方法。还有人指出,从交叉性的角度来看,适应性地使用《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等框架,可以极大地解决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问题。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性别问题延伸入残疾问题;残疾问题包裹着阶级问题;阶级问题牵扯着虐待问题;虐待问题纠缠着性取向问题;性取向问题叠加在种族问题之上,最后所有这些方面汇聚于一人之身”(A/HRC/47/28,第15段)。¹⁵⁶

60. 在本分析中,必须认识到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方面的权利用语往往根据西方标准而得到普遍承认,特别是缩略语LGBT及其一些变体。¹⁵⁷ 例如,“柜”一词普遍代表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压迫制度,但它是一个西化物象,很难代表世界各地(包括全球北方)生活在贫困中或无家可归的群体。在确保所有人都免受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这一共同目标中,殖民主义的“文明开化”目标不应占有一席之地。这意味着要积极抵制将全球西方或北方视为必然的进步典

¹⁵⁴ Colours Caribbean 组织提交的材料,附件一,第7页。

¹⁵⁵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各国必须解决针对LGBT人士的种族主义和污名化问题”,公开声明,2023年5月16日。可查阅 www.ohchr.org/en/statements-and-speeches/2023/05/states-must-tackle-racism-and-stigma-against-lgbt-persons。

¹⁵⁶ Eli Clare, *Exile and Pride: Disability, Queerness, and Liberation*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1999), p. 123.

¹⁵⁷ Stewart Chang, “The postcolonial problem for global gay rights”, *Bos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2, No. 309 (2014).

范，而将全球南方或东方视为落后的观点。¹⁵⁸ 这直接涉及一种对人权框架的批判，即人权框架可能会加剧不平等，而这也许与人们的直觉预期相反。¹⁵⁹

61. 在性别认同方面，有人认为，使用“人权”话语“赋予”多元性别者权利，其影响是使多元性局限于“国家可接受的”和“法律上可辨认的”性别认同，从而造成进一步的边缘化，使其他多元认同遭到忽视。¹⁶⁰ 为了抵制殖民时代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方面道德观念的社会化，必须从交叉角度考虑种族、移民身份、种姓、宗教和土著身份等因素，以便全面理解殖民资本主义和殖民法律框架对保护人们免受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的影响。

七. 结论和建议

62. 在有记载的历史中，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多样性始终无处不在。大多数殖民项目都对性取向和性别进行控制，作为统治民众和领土的更广泛工程的一部分，殖民化进程是 LGBT 人士遭受各种形式的暴力和歧视的一个原因。

63. 殖民压迫与殖民资本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通过强制实行区别化、等级化和统治制度，对殖民地人民进行严格控制。殖民压迫是通过宗教皈依、对殖民地人民强加僵化的性别二元制以及将非常规性别和性取向定为犯罪来实现的。殖民项目在将政治策略具体化方面尤为成功，如政治性的同性恋恐惧，以及强加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种族化和异性恋本位观点，这方面常常通过以明示或默示方式针对性行为和性别认同表达的法律进行规范。此类法律是包括警务、医疗、文学和教育在内的复杂社会化体系的基础。

64. 许多国家在根据国际人权标准、特别是通过非犯罪化解构原有框架方面取得了进展；一些国家将保护人们免受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的条款载入了宪法，而另一些国家则保留或固化了殖民时代的立法。基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长期排斥某些个人、社区和民众、使其无法充分享有人权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对殖民所造成障碍的审查应被视为非殖民化这一全球目标的组成部分，非殖民化也是联合国的主要目标之一。

65. 独立专家建议各国：

(a) 废除或改革将自愿发生的同性亲密关系以及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定为犯罪的法律、政策和做法。法律改革必须高效地进行，并以国际人权法为指导。各国应评估其他可能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对人们产生负面影响的法律、政策和做法，如关于流浪、公共风化或道德的法律；

¹⁵⁸ Katherine M. Franke, “Dating the State: the moral hazards of winning gay rights”, *Columbia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vol. 49, No. 1 (2012 年秋)。

¹⁵⁹ Ratna Kapur, *Gender, Alterity and Human Rights: Freedom in a Fishbowl*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8)。

¹⁶⁰ Dipika Jain 和 Debanuj DasGupta, “Law, gender identity, and the uses of human rights: the paradox of recognition in South Asia”,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 20, No. 1 (2021), pp. 110-126。

(b) 消除妨碍诉诸司法的结构性障碍，例如一些加勒比国家立法中的保留条款，这些条款妨碍人们就侵犯人权行为诉诸司法；

(c) 根据自我认同和自决方面的最佳做法，通过有效的立法和政策框架，在法律上承认性别认同；

(d) 在卫生、教育、就业和住房部门以及在政治参与方面采取平权反歧视措施，包括通过基于人权的方法制定的法律、政策和其他相关行动；

(e) 采取有效措施，为 LGBT 人士和其他多元性别者提供普遍、免费和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并使其能够获得性别肯定护理以及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

(f) 通过平权保护和反歧视立法，结束对 LGBT 人士和其他多元性别者的矫正做法；

(g) 进行法律改革，为 LGBT 人士和其他多元性别者充分和公开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规定，包括确保承认非异性恋家庭成员的人权；

(h) 营造空间并推动研究，以深入考察和思考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多样性定为刑事犯罪的法律所引起的国际责任，包括消除殖民主义这一联合国主要目标以及会员国建立的非殖民化体制和法律框架可如何为促进 LGBT 人士和其他多元性别者充分享有人权发挥作用；

(i) 采取交叉和非二元的公共政策方法，以满足 LGBT 人士和其他具有各类多元性别身份者的各种需求，并让他们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在数据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这包括收集分类数据，使其涵盖自报种族、族裔和社会地位信息，并了解殖民主义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国家建设和人口排斥产生的影响和遗留问题；

(j) 将用于界定和整理性别和性取向多样性的现有类别非殖民化和本土化，方式是创造空间，促进产生具有特定地域和文化属性、体现浓厚文化背景、并被认为更贴近性别和性取向不同者的生活经历的语言学术语；在国际舞台上开辟空间，通过支持对《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等国际人权文书的包容性解读等方式，发展、提升和促进具有多元性别和性取向的土著人民的人权；

(k) 对公众、记者、公职人员、司法人员、执法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开展宣传和认识运动，以促进对多样性的尊重，包括对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尊重；

(l) 参与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就解决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和暴力问题交流最佳做法、专门知识和资源。